

呈现 女性写作书系

别敲我的门，我不在

CHENGXIANNUXINGXIEZUOSHUXI

戴来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呈现 女性写作书系

戴来
著

别敲我的门，我不在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别敲我的门, 我不在 / 戴来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

(呈现女性写作书系)

ISBN 7-5306-3169-1

I. 别… II. 戴…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7639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39号

邮编: 300020

e-mail: bhpublish@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ish.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9.25 插页 2 字数 198 千字

2001年5月第1版 200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册 定价: 16.00 元

序

谢有顺

把戴来、丁丽英和张人捷三人的小说集成一套丛书出版，并无意为本已鼎盛的女性写作助言，而是旨在观察女性写作的另一种风貌。在当下写作界，一提起女性，无论读者还是论者，总是把它与身体、性和私人话语等概念联系在一起，以致它在新一代女作家中成了相互效仿的写作规范——凡女性似乎就要走身体写作的道路，凡身体就与性相连，凡私人话语就多是一些闺房细节，这几乎成了一个无法逾越的大限。它看似把写作带回到了个人空间中，实际上，不知不觉却形成了新的类型。这种新的类型化所蕴含的危机是不言而喻的。你只要稍稍看一看现在的女性文学，就会知道那已不是什么个人写作，而是到处充满了与个人为敌的类型化和符号化；就是另类，现在也成了主流。真正的女性视角反而被遮蔽。

当我看多了这些有着相似面貌的女性写作之后，不由得



渴望读到一种新的女性文学，它与私人经验的泛滥无关，也与身体的自渎无关，而仅仅是呈现文学本身的美和力量。在新一代女作家中有这样的文学吗？我于是注意到了戴来、丁丽英和张人捷这几个人。她们的小说，没有张扬的现代生活的符号，人物没有夸张的新人类作派，故事也不刻意安排在酒吧和迪厅这样的另类场所进行，从外表看来，这是一些非常诚实的小说。然而，它同样把一种真实的当代生活的现场带到了我们面前。清明的理性，简洁的故事线条，深刻的时代精神，以及人性中那些细微的起伏变化，这些新的话语精神，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年轻女作家的写作面貌，也开辟了一条触及现实、表达内心的新的话语道路。

与其他女作家那种夸张、恣肆且略显虚假的话语方式比起来，戴来、丁丽英和张人捷这几个人的写作最重要的特点是节制与诚实。她们并不炫耀隐秘的私人经验，也不轻易把写作当成精神自恋的后花园，而是尽可能在一些当代生活的细节中发现和展开她们对存在的追问。这三本小说集中的许多小说（如戴来的《准备好了吗》、《别敲我的门，我不在》，丁丽英的《熨斗》、《孔雀羽的鱼漂》，张人捷的《何日君再来》、《今天是愚人节》等），都是优秀而敏感的文字，尤其是在揭示现代人的精神困境方面，她们各自显示出了自己特殊的才华。比如，《熨斗》和《孔雀羽的鱼漂》写的不过是平常的生活细节，但正是这些细节对一个人的折磨和追逼，不知不觉地将现代人内心隐秘的危险慢慢地显露了出来。丁丽英善于在不动声色中，把生活里那些破裂、残缺、危险、令人漠然且无

所适从的部分指给我们看。《熨斗》写的是一对夫妻，外表看起来是美满的，背后却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这种困难与双方的性格、道德无关，而是因为二者在性欲望上的差距所致。女方只想要个孩子，只想安安静静地生活，对性没有多大的兴趣；男方在性上却像一个贪嘴的大孩子，“他不断地要求，却老是觉得不够。好像那是只大容量的啤酒桶，你可以不停地把空杯子放在下面，然后打开龙头。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感到疲劳过。就像那些讨厌的知了，不定什么时候就叫了起来，你却没法让它们停下来……”，“有时候，他会惭愧地说，他实在是控制不住。他会乞求，会哭泣。更多时候，他是厚颜无耻的。他会说，我是他老婆，他有这个权利。要不然人家娶老婆干什么呢？我一再向他表白，我爱他，甚至愿意为他去死，可我讨厌他那套鬼把戏。”——很清楚，丁丽英是想告诉我们，有的时候，爱情的致命障碍并非源自精神领域的隔膜和冲突，欲望才是它最强大的敌人。“他实在是控制不住”，意味着“他”并不是有意要突破道德的防线去放纵欲望，只不过他无力战胜身体无休止的要求。而一个人欲望的大小，与身体施加给每个人的规定性有关，是与生俱来的，也是合理的，可它一落实到具体的婚姻生活中，就会面临一个尖锐的问题：由谁来负责把它调适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尺度上呢？最终，“他”因为身体欲望的需求在妻子身上得不到满足，不得不带其他女人回家；而“我”目睹了“他”与其他女人的性事后，内心开始体会到一种正在远远到来的疯狂，双方的爱情联盟彻底溃败。由这篇小说我想到，在对待爱情、婚姻的幸福这点

上，也许我们确实忽略了身体欲望的节律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一个人可以改变性路，可以改变精神追求，惟独难以改变的是与生俱来的身体欲望的节律，我们必须正视它。面对这场真实的危机，丁丽英在小说中想要恢复的，正是爱情的身体性。没有身体现实的爱情不过是一种观念，一种假想，一种虚拟的精神冲动，更多的时候，它不过是一个悲剧，或者它根本就不在场。

一个几千字的短篇，丁丽英却能够把女作家们业已说滥了的身体这个命题解读到如此崭新的领域，确实意味深长。她的另一个短篇《孔雀羽的鱼漂》，进一步写到了人与人之间这种微妙的困难关系，是如何借着生活的诱惑渗透到我们的内心之中，成为人与他者、人与自我之间发生分裂的原因之一。“他经常说婚姻也像钓鱼一样，需要耐心。”而人与他者、人与自我之间缺乏的恰恰是耐心，以致“有人会经常认不出自己的妻子，……有时候，我会认不出自己来”，“我在画画的时候并没有察觉时光的流逝，也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另外的时候，我却总是焦躁不安，要么就觉得困倦，仿佛我已在—一个什么地方呆了很长时间了。”这种内心的分裂，交流的障碍，经常把人带到一种一事无成、一无所获的境遇之中，但丁丽英在小说中继续追问道：“又有谁是有所收获的呢？”的确，生活就如同钓鱼，我们总希望收获它的果实，结果却总是空手而归。

但生活仍然在继续。只是，在戴来、丁丽英和张人捷这一代作家笔下，出现了新的经验、声音和表达方式，她们不像其



他一些作家那样，故意用激烈的方式把生活描绘得完全不适合过下去，也不像另一些作家那样，把生活置于道德审判的视线之下，以表达自己的义愤。她们共同选择了新的进入生活的方式：不是审判它，也不是向往“生活在别处”，而是诚实地经历此时此地的生活，并写下自己的心灵经历这种生活时的证词。比如，张人捷的《何日君再来》中的“我”就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经历者。这个人在美国打了六年工，由于有关中国的记忆也随之中断了六年，他回国之后，开始面对的是另外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他碰到了一个叫小蜜的女孩，可他至终也无法把这个纯情的女大学生与倒腾油票、学生会主席、开豪华车、疯狂购物、妓女这一系列事实联系在一起，也想象不到，这个开着豪华车的女孩的家居然是在一个破败的小巷里。一边是最为现代化的商业符号，一边是最为真实的底层生活，二者都集中在这个女孩身上了，她就如同一个商业时代的人性标本，将欲望与人性、苦难与尊严交织的景象折射了出来。而“我”这个还停留在六年前的记忆中、喜欢听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的回国青年，面对着小蜜这个时代标本的经历和命运，内心反而是一片惶恐、不安和困惑，且带着淡淡的悲悯。

于是，现实在无奈、无聊、苦涩的背后，开始显露出伤感的一面。但张人捷似乎无意在这点上太过用力，更多的时候，她会选择游戏和戏谑的方式来理解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今天是愚人节》就是通过愚人节对生活的正常逻辑的扭曲和改写，把它内部原本就潜藏的矛盾、尴尬、痛苦、暧昧的欲望等



暴露出来，而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突然发现，自己以前一直置身其中的所谓的正常生活是那样的不堪一击。在这个看似荒唐的故事中，作者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对现代生活的调侃和怀疑。

相比之下，戴来在处理与现实的关系时内心最为坚决。她的短篇《准备好了吗》，在描绘父子两代人的冲突方面是极其出色的。儿子是一个行为艺术家，父亲则认为行为艺术是疯子艺术，他想阻止儿子继续在这条危险的道路上走下去，但办法用尽，儿子依然如故。最终父亲只好以自杀相威胁，不料，在这种父子两代人的对抗中，儿子还是胜利者，他把父亲准备自杀这一事件本身也变成了一场名为“围观·致命的高度”的行为艺术。儿子再也不是小时候的儿子了，“那会儿父亲是父亲，儿子是儿子，很明白的，儿子听父亲的，天经地义的，而现在的一切都乱了套了。”有意思的是，戴来笔下的新一代人的坚毅表情正是在这种“乱套”中慢慢呈现了出来，与“乱套”相对的秩序反而遭到了解构。在当下，一切已经改变，就是生存本身，又何尝不是一次行为艺术？从存在意义上说，每一个人既是行为艺术的主角，也是行为艺术的看客。活着本身已成了一台演给众人观看的戏。这台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你准备好了吗？整个故事，戴来处理得极为流畅且引人入胜，她确实有一种能力，能够通过丰富的细节和冲突，巧妙地完成人物的内心转换。包括《别敲我的门，我不在》，戴来也是通过一个热线电话的细节，写出了一个人是如何将婚姻的痛苦一点点地转嫁到另一个人身上的，到最后，烦恼慢慢爬进

了一个叫安天的人的内心里，并把他原本就稀薄的生存快乐和生存信心粉碎干净。“别敲我的门，我不在”，这分明是一句烦恼者的言辞，但是，在一种更为苦难的现实（比如那个找不到自己儿子的老人）面前，它的声音变得相当微弱。你别奢望会有人和你分享烦恼，因为大家都已自顾不暇。再说，在一个烦恼如同病症一样在人群当中传播的时代，谁又有能力将自己从这种根本性的困境里解脱出来呢？

生活确实已经疾病丛生，但无论是戴来还是丁丽英、张人捷，她们不仅无意于从这种生活现场中脱身而出，反而不断地在话语内部挺进，以期握住现代生活的核心。我认为她们的写作路径是成功的，因为她们没有过分依赖自己那点有限的私秘经验，也没有刻意扮演另类和先锋，而是大量接受此时此地的生活细节和内心体验的援助，把小说真正当做艺术来精心经营。

也正是因着这种精神的在场和艺术的自觉，使戴来等人和其他作家之间实现了显著的分野。她们也许并没有什么鲜明的女性立场，但她们却有力地将小说恢复到了艺术和内心难度上，把小说还原成了小说本身。这同样是一个进步。当越来越多的女作家日渐将小说变成呓语、幻觉和自读的场所时，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看见真正的小说家，那种将想象、虚构、叙述、语言和精神追问都应用得非常到位的小说家。这样的女作家并不会很多，但我相信，戴来、丁丽英和张人捷等人已经走在其中了。

2001年4月18日



作者简介

戴来，1972年10月生，苏州人。已发表小说80万字，有小说集《要么进来，要么出去》，随笔集《我们都是有病的人》，长篇小说《鱼说》等，现自由写作。



目 录

序谢有顺(1)

突然(1)

别敲我的门,我不在(13)

印象 (30)

外面起风了 (50)

准备好了吗 (65)

现在是凌晨一点三十五分 (79)

然后就杀了他(100)

你躺在那儿干什么(120)

自首(135)

顺便吃顿饭(150)

找呀找(168)

恍惚(198)

——《鱼说》之一

等待(265)

以写作的名义发呆，

并且发呆下去(代后记)(277)

突 然

说起来缪水根家和日本人是有深仇大恨的。缪水根当年已身怀六甲的母亲被日本兵强暴后不但流了产，还差一点送了命。已经两代单传的缪水根的父亲一心想着要在自己这一辈上让缪家的香火重新兴旺起来，谁知缪水根他母亲那块地却从此没了动静，任他父亲怎么辛勤地劳作，就是没有收成。这一年开春，不甘不愿的老缪咬咬牙用一担大米娶了同村才16岁的哑女小石榴。整个春天，老缪都在辛勤地播种，可秋天过去了，冬天也过去了，什么动静也没有。老缪憋足劲骂了一句：操小日本他祖宗！然后回过头来，伸出手用力撸了撸水根的脑袋，叹了口气，说，看来缪家就只有指望你了。

缪水根生下来时又瘦又小，哭起来像只生病的小猫，浑身毛茸茸的，跟只猴子似的，而且右手长着六根手指，若不是看在他两腿间的那截玩意儿上，老缪真想把这怪物摁在马桶

里淹死算了。1959年，城里的丝织厂来农村招能吃苦的挡车工人，18岁的缪水根瞒着家里报了名。他向往城市生活，更主要的是，他不想和父亲为他看上的那个骨盆宽大、屁股肥硕、大嘴大脚的丑女人结婚。在丝织厂干了两年，缪水根成了一名机修工，又过了两年，他得意洋洋地把一位白白净净的城里姑娘领到了父亲面前。老缪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姑娘，一言不发地进了里屋，缪水根急忙跟进去，父亲竟然老泪纵横，拍着床铺道：这个女人不能要，她生不了儿子，娶了她，缪家可要断子绝孙的。

老缪说得没错，在接下来的八年里，这个城里女人连着为缪水根生了三个女儿，虽然一个比一个漂亮，但那又有什么用呢？厂里的同事和他开玩笑，再加把劲嘛，加把劲就凑足五朵金花了。每次回乡下去见老父亲，在缪水根看来，更像是对他当初没听父亲忠告的一种惩罚。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开始称缪水根为老缪了。一转眼，他的三个女儿都长大成人了，大女儿从小就爱读书，埋首读完了研究生后，还没有停下来找工作嫁人的意思，进而不顾父亲的极力反对，去了那个让老缪咬牙切齿的日本，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因为对方大学为她提供了一笔数目不小的奖学金。更叫老缪生气的是，老大在日本一站稳脚跟又把老二弄了过去，护照签证当然是瞒着他悄悄办的，他知道的时候，老二已经拿着机票来向他告别了。现在只剩下三姐妹中脸蛋最漂亮也是老缪最喜欢的老三了。无论如何，这个女儿

要好好地看住她了。

让老缪伤心的事一件接一件传来，先是大女儿拿到博士学位嫁了个日本人，而且放弃了收入颇丰的工作，准备一门心思在家生孩子；接着是他所在的丝织厂效益不好，他下岗了；昨天他又接到二女儿的电话，她也准备要结婚了，当然还是个日本鬼子，并且结婚以后她也不工作了，打算像传统的日本女人那样在家专职主妇。今天一大早，老缪就起床了，因为炎热和心里不痛快，他昨晚几乎一夜没睡，那台两年前大女婿孝敬的三菱分体空调，他看着心里就有气，所以这两年的夏天都是老太婆和小女儿一个房间，他一个房间。今年夏天热得有些邪乎，往年连电风扇都不大吹的老缪今年居然生了一身的痱子，看着对面墙上的空调，老缪觉得更热了。

外面的空气比室内要凉爽一些，但老缪知道，那只是短暂的。走过油条摊时，老缪没像平常那样买一副大饼油条当早点，他已经吃了十几年的大饼油条，这种经济实惠的早点尽管他还没吃厌，但今天他要换换口味了。他这么节俭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他和老太婆的工资都不高，要撑起这个五口之家不精打细算怎么行。不过现在两个女儿都有了人家，成了他妈的日本鬼子的老婆，这一点他一想起来就觉得心里难受得厉害。平心而论，他老缪并不是个保守的人，和外国人结婚的事他还是不算勉强地能接受的，可哪怕是和像没有进化好的猴子那样的美国鬼子结婚也比嫁给日本人好呀。为什么我们老缪家的女人就注定要给日本人操呢？

一碗鲍鱼鳝糊双饺面吃得老缪一头汗，他抹了把嘴，起

身站到点心店当中的吊扇下，一只手拉着衬衣的门襟不停地抖动着。不断有端着碗的顾客蹭着他的身体走来走去，突然有个童声小声地说了一句：好狗不挡道。老缪的脸一下子绷紧了，问：谁，是哪个小赤佬在那儿放屁？！老缪四下看了看，店里仅有的四个小孩都仰着小脸无辜地看着他。“没人承认，是吧？”这下老缪更来劲了，他的声音明显地提高了，“哪个狗崽子说的，怎么不敢承认？”一个老板模样的人快步走过来，陪着笑问，“老伯，出什么事了？”

“也不知是哪个小畜牲，说什么好狗不挡道，我这一把年纪的人了，被人当狗骂还是头一回。也不晓得是谁家的小赤佬，嘴里这么不干净，一点家教也没有，他家的大人也不管管。哼，我看这家的大人也不会是什么好东西，上梁不正下梁歪，教出这样的孩子，说不定自己就是一个劳教分子。”老缪越说越起劲，他一手叉腰，一手在空中挥动着。

这时，坐在墙角的一个小男孩“腾”地站了起来，泪流满面地叫道：“不准你那样说我爸爸，我爸爸不是坏人，他是冤枉的，他不会做坏事，他不是坏人。他是冤枉的。他不是坏人。”

正是上学上班的高潮，老缪站在路边，看着那些急匆匆奔向就要开动的公交车的腿们和快速踩着自行车脚蹬的脚们，就像是第一次看见似的有些吃惊。路上竟然有这么多人。没有下岗之前，老缪都是坐单位的厂车上下班的，一路说说笑笑就到了单位，厂里的女工居多，所以这近四十年来，老